



廣與博的智慧 - 羅致政委員專訪

採訪者：蔡守昂

撰稿者：蔡守昂



羅致政委員畢業於政大外交系（71 級），曾任東吳大學政治系系主任、中華民國外交部諮詢委員、民視新聞台《台灣看天下》主持人、民主進步黨新北市黨部主任委員，等職……。現職為中華民國第九屆立法委員，專長為外交國防領域。

編：想請問一下學長在大學 4 年最美好的回憶是什麼？

羅：玩樂團。大學時期我們有組個 band，我是貝斯手，裏頭的團員都不是我們外交系的，我們是一個跨系的樂團。當初除了有在學校表演之外，還有到外校去表演。我們樂團有好幾個不錯的團員，現在在各方面的領域都滿傑出的，像江蕙的製作人陳子鴻就是我們樂團的，他當初是我們的主唱，畢業之後就往音樂這條路走。

除了樂團，我還有參加辯論社，去全國各地比賽。我覺得每一個活動都有不同的心得。例如參加辯論社，可以訓練口才、思維和邏輯；玩樂團則是可以訓練團隊合作，因為樂團不可能只凸顯自己，必須要和團員互相合作，才能成功地表現音樂。

外交系對我最大的幫助，應該就是語文的訓練。大一到大四，所有的英文課，我的成績都不錯。當時的英文課包含辯論、演說等等，而且都是外國老師上課，這些課都是外交系獨有的。因此，大學四年裡面，在語文的訓練上是非常扎實的，這些課程也給了未來的我許多助益，像是出國念書以及主持國際新聞節目的時候。

老實說，學生時期的我，平常都沒在念書，到考試前才開始讀。但我們班的感情很好，時候到了，大家筆記就互相借過來抄一抄。外交系的課並不難，主要都是跨領域的課程，有國貿、有統計、有法律。雖然看起來很鬆散，但事實上，



跨領域本身就是一項好處，我的同學除了有從事政治或外交領域，更包含傳播領域和銀行金融等等，生涯選擇相當多元。

編：大學時期的哪一堂課最讓您印象深刻？

羅：英文課。我對英文有興趣，因此投入比其他課程多。我們老師上課比較傳統，主要是照著課本和講義授課，沒有特別的地方。但英文課就比較靈活。有堂課叫 Advanced English，那堂課頗深奧，課程內容不是一般的英文，而是比較古典且專門領域的英文，因此收穫還不少。另外還有像朱建章老師開的西洋政治思想史，他上課從來不帶講義，但他能夠直接在黑板上教授內容，甚至能把整個黑板寫滿，而且老師人很好，我們上課完之後，還曾去他家吃水餃。

至於第二外語，我有學過法文，但只有學過一年，之後就都忘光了。當時系上規定第二外語是必修一學年，那時候有西班牙文、法文……等等的語言可以選。

其實，外交系的課程看起來既多又雜，但其實是很豐富的，而且老師的要求通常都不會太多。除了外交史，還包含國貿、經濟、統計、心理學、社會學、民法的課程，和現在的差別在於當時沒有通識教育。

編：學長在外交系念書的這段時間，就已經決定要當立委了嗎？

羅：我並沒有一開始就打算選立委，我最初的志願是外交官。聯考以第一志願考進政大外交系。我是成功高中畢業，當時考試制度不一樣，先填志願再考試，基本上排志願的時候，一定都是從台大、政大，這樣排下來，但我的第一志願填的不是台大，而是政大外交系。大學畢業後，當了兩年兵就出國讀書了。我有些同學是直接讀研究所，在讀研究所的時候就去考外交特考。我出國回來後到東吳大學去教書，後來因緣際會下，才加入選舉。我也在外交部待過一段時間，2000年到2002年在外交部當過研究設計委員會主委。

我覺得外交部是個滿封閉的系統，它的養成、訓練都很相似，所以裡頭的人同質性頗高。在外交部能看到的系友很多，像我某次在質詢時，對象大概有一半都是外交系畢業的。

編：自從太陽花學運以來，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投入、參與政治，想請問學長對於青年參政的看法。

羅：除了關心、參加社會運動之外，另一種投入政治的方式叫做選舉。但坦白講，選舉是一個滿現實的問題，當時選舉的時候風起雲湧，後來真正選上的卻只有少數幾個而已。選舉本身是庸俗的，它必須要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和成本。

我認為從政很好，但它需要有一定的歷練，如果太早投入政治（特別是選舉），我覺得對年輕人不是件太好的事情。就像我一直對台灣法律的訓練有意見，在其他國家，學生是一直到研究所的階段才有法律的課程，在大學的階段應該是「廣」



跟「博」，而不是一開始就投入法律相關本身的訓練。現在出現很多恐龍法官，他們不見得是跟時代脫節，而是跟社會脫節。如同考上律師，但是一輩子從來沒有在社會上歷練過，因此對社會上相關的議題並不瞭解。從政更是如此，一個年輕人如果突然從學生變政治人物，他對社會事務是不了解的，即使有理想、有抱負，他和社會仍然有距離。

「不要跑紅白帖，只要專心問政就好」對我們來說，這根本不可能。雖然庸俗，但我們是地方選出來的立委，還是要跑地方的活動。政治還是需要一些社會歷練，我認為年輕人還是不要太早投入選舉。參與政治可以有其他管道，例如可以參與很多政治的相關事務，包括當國會助理、參加社會運動或一些 NGO 團體的活動等。我也是經過很多年的歷練，從學術界、媒體、輔選別人到自己親身擔任候選人，這些歷練對我的幫助確實很大。所以我認為年輕人畢業後，可以花些時間投資在自己身上，累積些經驗，對將來絕對是有好處的。

編：學長覺得我們外交系的學生畢業後，跟其他系所畢業的學生比起來，具備哪些優勢？

羅：取決於我們學校現在訓練的是什麼。當時的外交系成立目的在於訓練可以當領導人的人。所謂的領導人，並非專指國家元首，而是在一個團體裡能夠鶴立雞群的人。像外交酒舞會這類的活動，就是訓練把自己變成一個大人。平常我們大學生很少穿西裝，但透過這個活動凸顯自己，這就是它的意義。

此外，我認為外交系是訓練一個活潑外向且有溝通領導能力的產品。當時我們班上大概有十位左右的僑生、外籍生，這在當時是外交系的特色。有個韓國人來台灣讀書，他中文講得很好，現於中國大陸做生意。班上還有來自香港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的同學，像這樣的人際網絡，對我們來講相當重要。

編：最近中共和甘比亞建交，在新聞（2016/3/20 自由時報「民進黨傷口撒鹽？羅致政：槍口一致對外」記者賴筱彤，台北報導）看到委員的言論。學長好像不太認同前外交部長歐鴻鍊所說：「我們在拓展外交時，必須先處理好與對岸的事務」，所以想請問一下學長，我們應該如何拓展在外交方面的事務？

新聞節錄：前外交部長歐鴻鍊指出，幾乎每一個台灣的邦交國都想跟中國建交，兩岸關係若處理不好，很可能出現「雪崩式斷交」。羅致政認為，這樣的說法不太負責，他相信很多邦交國是相對穩定的，「所有國家都想與中國建交」的說法與事實不符，是為了恫嚇國人。

羅：兩岸關係很重要，它會影響到外交關係。但不要先自我制約，不能以為處理好兩岸事務就可以解決外交，它不是平行線，而是一個交互影響的過程。就好像有人講：「當你處理好美國就能處理好中國嗎？」也未必。我們講三角關係：台灣、中國、美國或邦交國，就代表有三組雙邊關係。台美關係不完全受到兩岸關



係影響所制約，同樣的道理，處理好台美關係，不代表能解決兩岸的事情。所以我並非不認同歐前部長，也不可能認為兩岸關係跟外交關係沒有關係。

外交是一個不動干戈的戰場，所以一定要有敵我意識，從任何角度來看，挖角我們邦交國的、打壓我們的，就是中國。敵我意識要先確定，換言之，重點要放在我們在做什麼、我們要如何反制或如何去因應中國的問題。因此，我們是要把重點放在對岸的敵意，而不是炮口對內。中國可能是我們對外關係問題的一部分，但是兩岸關係不是我們外交關係的全部，就像我們跟其他國家簽FTA，即使假設中國不阻撓，仍然有很多問題要面對，說這些問題是獨立於兩岸議題的，我們要用不同的層面來看待它。

編：最後想請學長能給我們這些學弟妹一下建議，我們現在應該如何充實自己，讓自己具有競爭力。

羅：第一，國際化。我們的眼睛要放寬、放大，外國語文的能力，一定要很強。這是最基本的，因為語言是讓我們打開世界很重要的一把鑰匙，多學一種語言，就多了一把打開世界的鑰匙。

第二，知識要「廣博」。外交當然有它的專業性，可是你不能只懂外交而不懂其他領域的知識。我覺得當初很多課程都使我獲益良多，包含心理學、國貿、社會學。不要只把自己局限在外交的專業而已，你要想辦法讓自己有更多的專業能力。外交人員不能只懂外交，例如農業談判的外交人員要懂牛肉、農產和經濟問題，這就是為何我強調學生必須具備廣博的知識。不是每個外交系的同學都會從事外交工作，但外交系的訓練，會讓我們在其他的領域更有競爭力，這是無庸置疑的。所以，我期許同學多方攝取知識，尤其同學現在處於科技發達的時代，網路便捷，很多資料都可輕易獲取，因此希望同學能善用資源充實自己。